

经济学 不是研究 马尾巴功能的？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 / 李文溥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301-19958-9

I. ①经… II. ①李… III. ①经济学—文集 IV. ①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5010号

书 名: 经济学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

著作责任者: 李文溥 著

策 划 编 辑: 贾米娜

责 任 编 辑: 贾米娜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9958-9/F·3008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em@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4.75印张 204千字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集子里的四十三篇文章，大部分是我住在白城时写的。

白城因一条蜿蜒于海滨小丘上的白色寨墙得名。那时的白城，既没有城也没有市，只是厦门岛西南角海边的一片荒郊野岭。寨墙据说是六百年前明江夏侯周德兴戍边福建时修建的海防工事。在厦门大学建南楼群背后的小山上，至今还有一小段残垣断壁，有人说是当年的遗迹。但我无从考证，也不敢请教历史系的教师。因为内心里很希望它是。厦门大学虽然已有近百年历史，但仍然短得很，有了它，会显得更为古色斑斓一点，因此多一份沧海桑田的感觉，这不坏。这些年来，中国不仅城市，而且多少大学都日新月异。到处是新修的大门、新建的大楼，玻璃幕墙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轰鸣的推土机推走了多少梦中的城南旧事！弄得这一小段残垣断壁都越发显得珍贵起来。

走下白城，就是海湾了。茅海建先生考证，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取代邓廷桢任闽浙总督的颜伯焘曾在这里集中力量办大事，耗费了数百万两白银，“用世界上最结实的材料构筑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①。攻占它的英军战后对其进行了认真考察，不得不承认：“就凭所以使炮台坚固的方法，即使炮舰放炮到世界末日，对守卫炮台的人，也极可能没有实际的伤害。”^②可是，闭关自守、自命不凡的天朝大国

①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35页。

②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258页，转引自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36页。但是，时过450年，石壁的军事工程思维仍与明初的白城一样，是线形的防御工事，大炮不是架在炮车上，而是直接固定在炮位上的，炮位没有扇面射角，只能等目标经过炮口时开上一炮。结果，英军绕过石壁登陆，从背后展开攻击，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石壁。

在走向世界的资本主义面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颜伯焄苦心经营的厦门海防体系在开战后不到3个小时就被攻陷。敌我伤亡比是：英军阵亡1人，伤16人，清军阵亡总兵、副将等军官8人，士兵324人。如今，白城海湾已不见当年石壁的一点痕迹。辟为旅游景点的胡里山炮台里，除号称世界炮王的克虏伯要塞炮之外，还陈列着几门锈迹斑斑的古炮，据说是半个世纪后（1891年）重修炮台时，从海里打捞上来的当年遗物。炮身上，被海水锈蚀的坑坑洼洼，记载着当年的耻辱。

白城曾是厦门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到夏日，这里泳者如潮，男女老少，弄潮踏浪，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现在，清澈见底的海水已成明日黄花，每日的海滨浴场水质检测报告，此地都是令人遗憾的“不宜游泳”。它是我们为初级阶段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付出的成本。我期盼着即将到来的现代化会还给白城往日的一泓清澈。^①

自80年代起，厦门大学在这一带海边的小山丘上，先后盖起了几十栋教工宿舍。从此，清晨或傍晚在白城海边散步，就成了许多教师多年不变的日课。你很难说清楚，厦门大学每年发表的数千学术论著，有多少产生于海风轻拂中的冥思苦想，有多少来自海边落日余晖中的激烈争辩。

这本小集子也是这十年来笔者散步白城海边的副产品之一。当然，和那些殿堂中的皇皇巨著相比，这只能算是沙滩上的几个遗贝。即使对我而言，也只是一块利用工头工尾在田边山脚偷偷刨出来的“小自由”，收工之后的家庭副业。

主业是经济学。这些年来，它的门槛越来越高了。高到一些原先的门内人渐渐被边缘化甚至被挤出去，成了门外人了。于是有些原先在门内而且可能曾经身居高位的先生大为不满：经济学怎么可以弄到广大人民群众看不懂了呢？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可我觉得这种义正词严好像有点滑稽：任何学问都有门槛，不经过长期专业学习，不能登堂入室，这是常识。自然科学

① 2011年9月，厦门市决定在这一带海岸线动工兴建截污处理工程，希望它以及随后的治理措施能逐步恢复白城海湾的当年风貌。

的论著在外行人看来，犹如天书者比比皆是，可是一直没有听说有什么人提出过类似的批评指责，相反，社会以至当局对之礼敬有加，越是看不懂，越是觉得人家有大学问，需要设立院士制度——而且由一院而两院——以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客客气气地送上院士冠冕，恭恭敬敬地聆听他们在非专业领域的常人之见甚至天方夜谭。社会科学不也一直以科学自诩，期盼有朝一日在中国能与自然科学分庭抗礼吗？我以为，门外人看不懂，虽然不是唯一的但肯定是术业有专攻的一个重要参数。如果一个学科通俗到任何门外汉不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就可以长驱直入，与门内人大战三百回合，那这个学科似乎也不好意思自称为专业了吧？此时还要期望社会对它有所尊敬，真是痴人说梦。以此为业者不仅将因此饭碗堪忧，而且距离被人臭骂为“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赶到“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学做工种田，甚至扫地出门的日子大概也就不远了。

关键在于这门学问是否研究了真问题，实事求是地揭示了纷繁的社会、自然现象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门外人看得懂与否，并不重要。学术论文是同行之间的切磋，圈外人看不懂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学问只要求真，终能经世致用。

但是，经济学家也是人。专业之余，茶余饭后，也喜欢与家人朋友谈天说地话桑麻。职业习惯使然，不免就关系到亿万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事，说点“姑妄言之姑听之，瓜棚豆架雨如丝”的闲话。报纸杂志也有需求，于是有了经济随笔这一说。不过，诚如A.C. 本森（A.C. Benson）先生所言，对于随笔而言，说什么并不重要：“随笔的妙处并不在题目（任何题目都可涉笔成趣），而在于个性的魅力，随笔自然要写出某种（像小学生常说的）‘有意思的’东西，某种可供嗅察、听到、看到、感知、想象、思考的东西；但是最根本一点，作者必须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又必须在他自己的心灵中自然形成，而随笔的魅力即依靠着酝酿和记录下这看法的心灵的魅力。由此可知：随笔不必有什么固定的内容，也不必有什么知识性、哲学性、宗教性的或什么滑稽性的目的——然而，对这种题目也并不一概排除。



唯一不可缺少的东西却是那内容或思想必须经过活泼泼的理解，受到作者喜爱，对其妙味有所会心，并把它富有情趣地表达出来。”^①

因此，这本文集里的文章虽然话题芜杂，却不难看出笔者日常的所思所想，现在把它们按照写作、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成集子——本书就是这么编出来的——也就可以大致看出笔者这十年来的心路轨迹。知堂先生说：“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斤两来了。”^②在下以为，前者固然不错，后者未必尽然。尤其是随笔这种亟须抒发性情的领域，要掩藏起心思说好听话，怕是极难。记得前些年，自由主义还是一个比较忌讳的话题时，收入本集的一些文章刚在博客上挂出，不仅马上有目光如炬者一眼看出其中倾向，而且生怕当道不能及时注意，慨然仗义拔刀，匿名发帖，细心解读，一一索隐，指点迷津，用心可谓良苦。

其实大可不必。因为下笔伊始，笔者就没想刻意隐瞒自己的所思所想。这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可能。笔者年少时节，曾经十年风雨。知道风雨袭来之际，无人可以幸免。知道“舆论一律”尽管一直是某些人的期望，但是实践证明这是永远做不到的。而生物多样性，却是自然界亘古不变的常态，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的前提。社会也是一样。即使疾风骤雨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最为疯狂的那些日子，做到了人人每日早请示晚汇报，仍不免腹诽之议，诛心之论；天天斗私批修，还是割不尽“资本主义尾巴”。风雨过后，留下的是一地泥水，圣像破坏。既然如此，人生在世，何必要日日揣摩圣意于心，天天最高指示在口？固然时至今日，以圣人之心为心，以圣人之是为是，行不逾矩，言必述圣，还是更为安全可靠，物质上也许还可以分得些许残羹，但是，心为形役，岂不累煞？陶渊明先生说得多好啊：饥冻虽切，违

① 本森：《随笔作家的艺术》，约瑟夫·阿狄生等，《伦敦的叫卖声》，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68页。

② 周作人：《书房一角》，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己交病。既自以心为形役，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令人庆幸的是，这些我手写我心，有些却被那些目光如炬者认为其心可诛的文字居然都被接受并发表了——而且似乎还颇有些读者。尤其令人欣慰的是，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在颇为偏僻的县城或乡间遇到过热心的读者；一些报纸杂志也愿意转载，只是过于精打细算了点，往往既不知会一声，也不奉送样刊，更不用说支付或许应该支付的转载稿费——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经济学家茶座》等杂志的宽容，詹小洪等诸位先生不拘一格的雅量和宅心仁厚。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归功于时代的进步。然而，时代的进步，源于众人的努力，“希望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①。

这也是在下不揣冒昧，希望将这些杂感结集出版的原因之一。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以及林君秀、贾米娜等同志，她们的努力使笔者的希望成为现实。

李文溥记于厦大北村听风阁

2011年9月10日

^① 鲁迅：《故乡》，《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目

录



- 001 / 经济学家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
- 004 / 经济学家：是天然贵族还是知本家？
- 006 / 大学的衙门化与教师的边缘化——三讲对学校班子的一点意见
- 011 / 经济学家的资源配置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
- 017 / 理解规则背后的真实世界
——读《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
- 022 / 签字、公章及组织便车
- 028 / 题《经济学家茶座》第8辑“茶客风采”
- 029 / 浮士德、贴现率、恒产与恒心
- 034 / 芙蓉三变经济学
- 040 / 医生、木匠与托儿
- 045 / 错误的故事
- 050 / 被“殖民化”的“经济学帝国主义”
- 054 / 腥风血雨《教科书》
- 061 / 艺术精品、市场与政府——经济学视角的一曲乱弹
- 066 / 形似与神似
- 067 / 公园断想
- 073 / 旧文新刊
- 079 / 王亚南碑铭
- 080 / 《斯大林〈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网络版笔者附记
- 082 / 天堂与人间

- 090 / 开场锣鼓——写在《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丛书》出版之际
- 093 / 《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译者后记
- 096 / 过客的新血统论——兼论翻译
- 100 / 从分庭抗礼到杀师灭祖
- 106 / 芥 菜
- 110 / 《论海峡西岸中心城市建设》后记
- 114 / 老 店
- 119 / 鼓浪屿散步遐思
- 127 / 山高水长路漫漫——我看“三高热”
- 136 / 佐佐木教授的最后讲义·祝贺会
- 142 / 革命家项南
- 149 / 满城尽是“新加坡”
- 155 / 一个运交华盖经济学家的党校生活——读《顾准日记》（党校篇）札记
- 163 / 从“下海”到“参公”
- 168 / 开平碉楼
- 174 / 主雅客来勤
- 180 / 增长的悖论
- 188 / 我的学术之路
- 192 / 我看“中国模式论”
- 199 / 《海峡西岸发展研究论集》（二）后记
- 201 / 老百姓的学术狂欢节
- 207 / 家住十字街头象牙塔——读姚洋的两本书
- 216 / 海参崴：新砖与旧瓦



经济学家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①

电影《决裂》还是我当知识青年时看的，一晃近三十年前的事了，许多情节已经淡忘，但是葛存壮老先生扮演的那位只会在课堂上讲马尾巴功能却不会给牛看病的教授还是令人印象深刻。当时实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我对《决裂》佩服极了：两个镜头就如此深刻地揭露了旧教育制度的无能！幸好后来进了大学，才渐渐懂得并不是所有的兽医系教授都应当会给牛看病，不懂得治牲口的兽医系教授也未见得学术水平就低了。相反，如果兽医系的教授都只会给牛看病倒是有些麻烦。试想想整个机床厂就只有钳工的情况！业内事不足为外人道也。“文革”中陈景润先生被整得几乎跳楼，一个极具煽动性的罪名就是数学研究所的居然研究1+2！多少善良的业外人因此义愤填膺，觉得是该整整了。

且按下兽医系教授不会看牛病的公案暂不表，回过头来理理久违的马尾巴。因为近日又有人提起它。这回说的是“经济学家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②他们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玉泉山上雕文字，人大大会堂审议案，中南海里开讲座，皇城根下出思路，三里河边做规划，勤政殿群儒舌战，内部资料转奏折，直接上疏陈己见”。整一批兽医系教授看牛病的风光案例。此说一出，想必赞成者不少，就连大名鼎鼎的《光明日报》也首肯转载。更有人登高振臂疾呼“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不亚于‘两弹一星’专家”^③。

① 此文初次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1辑，总第3辑。发表时，编辑改题为《也谈经济学家与“马尾巴功能”》。

② 詹小洪：《经济学家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经济学家茶座》2000年第2辑，总第2辑。

③ 于祖尧：《社会科学家的贡献不亚于“两弹一星”专家》，《经济学家茶座》2000年第1辑，总第1辑。两文《光明日报》同日摘要转载。

大学经济系里坐了20年冷板凳，突然间有人说吾辈（虽然不是自己）的贡献不亚于“两弹一星”专家——此说若被采纳，大有望评第三院院士，终身津贴，出有车而食有鱼。尽管自己轮不上，也实在是件大长本门志气的事——岂不载欣载奔？欣喜之余，不免有点失落：倘若吾辈中无人活跃于玉泉山上中南海里皇城根下三里河边勤政殿中，能有今日之说、明日之望吗？不过，好像也还没听说过数学、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是靠理科教授们进进出出这些地方搞定的啊，怎么经济学就要靠这些了？当然，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家咨询政策，犹如兽医看牛病，有些兽医系教授有时不妨也做一做，无论是基于社会服务还是创收疗饥的动机。对此在下好有一比，就像当年爱因斯坦写信建议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虽说不是不务正业，但一定不是主业。爱因斯坦能靠那挣诺贝尔物理学奖吗？

经济学家主业何在？看来，还是得捡起马尾巴理论理论。依稀记得《决裂》里的那位倒霉教授在讲马尾巴功能之前，还讲了马的其他部分的构造和功能。如果记忆不错的话，所谓研究马尾巴功能，动物解剖学之类的学科也。其在兽医系中的地位，基础学科也。科学昌明的今天，不知动物生理学、解剖学等要给牛马治病，不学这些学科要做兽医，就像不懂物理学要搞两弹一星，常人见识也知道是痴人说梦。因此，卫星上天两弹爆炸，根底却是马尾巴功能研究。

然而，似乎文理不同理。经济学家却不必揪住马尾巴不放了。经济学家不以研究经济运动的内在事理为本职，而以上条陈得批示为能事。大概也就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特色。国外经济学在下懂得不多。可是，科斯的《企业的性质》、《社会成本问题》，怎么看也觉得就是马尾巴功能之类。最近译R. 施马兰西和R. D. 威利格主编的《产业组织经济学手册》，看那里翻来覆去说的，按照时下国内标准，十之八九也就是些马尾巴功能之类的玩意。外国经济学家乐此不疲、视为正业的东西怎么到了中国就成了被嗤之以鼻、毫无意义的玩意儿了？是不是中国经济学已经如此发达，可以不要理会马尾巴了？尽管业内有人已经在考虑中国经济学家何时拿诺贝尔奖了，在下却没有



如此乐观。君若不信，不妨看看住在皇城根下三里河边出入玉泉山上中南海里的顶级经济学家们手中的诊箱里，有几味药是正宗国货有自主知识产权吃了不吐不泻的？

前些天看《兰学事始》^①，说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实行锁国，学荷兰文犯法。衫田玄白、前野良泽等靠700荷兰文单词基础、一本字书，经四年冒风险历艰辛译出《解剖图志》，用汉文出版，一半意在也给中国人看看，但却没有中国人要看。知堂老人叹到，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乾嘉至今已是二百余年，知堂先生写《兰学事始》也已过了67年。中国经济学的国际收支平衡表至今还是一片赤字。究其根源，当今中国经济学界有多少人能耐寂寞守清贫忍讥讽孜孜于马尾巴功能研究？又有几人真有研究马尾巴功能的学力——说来惭愧，这定力与学力，在下虽然佩服得紧，实不相瞒，也还是缺乏得很。因此，责人当先自责也——当此之时，业内人士却还以“经济学家不是研究马尾巴功能的”自诩，有道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① 周作人：《兰学事始》，周作人自编文集，《夜读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5—49页。



经济学家：是天然贵族还是知本家？^①

恢复高考时，文史哲经四科中，经济学可能是最不被学子们青睐的老四。多少老小考生甚至连经济学为何物都不甚了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身名牌大学经济系的张洁在描写经济体制改革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中都不留情面地讥讽中国的经济学是只会寻章摘句的屠龙术。

谁知造化弄人，时势造英雄。不过短短二十余年，当年吴下阿蒙的经济学如今竟成了社会科学中炙手可热的龙头老大。不仅开疆拓土殖民，而且携带一批经济学家脱贫致富登龙门，成了百万富翁。借助翰林院的“资源位”优势，成功地实践了“三次高成长性理论”的经济学家酒酣耳热，以金钱论学问之余，不经意间竟把本该传子不传女的新版登龙术抖搂了出来，句句真言出自肺腑，让看客们大开了一回眼界。借用一句老话，以当今中国经济学界而论，童生秀才们要真是学全了这一套，若不被当做骗子，弄不好真要成就一代经济学名家，甚至封相拜将哩。

然而，登龙术不是学术，戏法更不是科学。登龙术可以造就致富的“经济学家”，戏法可以搅起金光灿烂的经济学泡沫，却无法改变中国经济学积贫积弱的现状。不知道“著名经济学家”如过江之鲫的中国经济学界这20年里会有几本经济学名著传世，眼下可是连经济学教科书都要成套进口了，更别提有多少宏观成名微观赚钱已经成为百万富翁的“著名经济学家”甚至连宏观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也没看懂过！

致富的经济学家衣食无忧之余，在安身立命之地植树种草，清污水治废气，尽快使至今仍挣扎在贫困线下的中国经济学脱贫解困，实现可持续发

① 本文初次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1年第2辑，总第4辑。本文原题为：《是天然贵族还是知本家？》。



展，而不是继续掠夺性经营，搅动经济学泡沫，举债消费，制造虚假繁荣，乃至最后信誉破产。即使是从经济人假定出发，也不失为理性选择吧？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一个民族智慧和良知的代表。杰弗逊称之为“天然贵族”，“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用来指导、治理和取信于社会的最宝贵的礼物”^①。因此，要求身为知识分子的经济学家在脱贫，步入小康，甚至成为百万富翁之后，稍微超越一点经济人局限，用自己的言行向社会表明自己是有社会责任感、值得信赖的天然贵族，而不仅仅是些信奉有多大权力就有多高学问，有多少金钱就有多高学问，有多少女人就有多高学问，有多少关系就有多高学问之类秘诀，跟着名人上蹿下跳，吆喝“太医院茶汤，翰林院文章”，弄神画鬼唬人，“资本经营”赚钱，关注热点符合主流，上下通吃的知本家，应该不是过分的要求。

① 托马斯·杰弗逊：《论天然贵族——致约翰·亚当斯》，《我有一个梦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7—50 页。

大学的衙门化与教师的边缘化

——三讲对学校班子的一点意见^①

给学校领导班子提意见，对普通教师而言，是件难事。教师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和书斋。学校领导的工作，对教师来说，相当遥远。根本不了解学校的这项决策那项决策是怎么做出的，谁在这项决策那项决策中的作用。信息不足，从何提意见？更何况对其中的成员提意见呢？

其实，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单位的领导有中平资质，常人品德，奉公守法足矣。要求领导干部的素质高于常人的平均水平，甚至高大全，这是一个过去的神话，不可能，也没必要。

关键是体制。一个设计较好、规范明确的体制下，中平之才就足以胜任领导职责，相反，即使是天才也可能累死而于事无补，甚至可能正因为是天才而导致了常人难以造成的损失。过分地要求领导的才能、素质和品德，是不是正说明了现有体制太不完善，因此需要高素质的人才来弥补体制的疏漏呢？而这可能吗？

厦大的管理体制，这些年改革不少。但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像是行政机关。余生也晚，见少识寡，不知道这是厦大特有的问题还是全国各大学不同程度的通病，也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的大学就应当这么办。但直观上觉得既然叫学校，就应该与部委厅局有所区别。

说厦大像行政机关，主要问题是资源支配权向行政而非教师倾斜。学校是教学科研单位，按理资源的配置主体或者实际支配主体应当是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教师履行其职责的工作条件、可以支配的资源，在制度上应当

^① 此文写于 2000 年年底，副标题是原文标题。



得到明确的规范。可实际情况是，每个教师应当拥有的工作条件、从事教学科研的资源，从来说不清，更不用说制度规范了。因此，行政人员实际支配着本应该归教师支配的用于教学科研的资源。教师要使用这些资源，就得找行政人员。由于资源支配权没有明确规定，给不给，就得看相关行政人员高兴不高兴了。结果本来是配角的行政人员却成了学校办学资源的实际支配主体。教师成了行政的附属，找不到主人的感觉。这当然不是1992年以来的新现象了。我当讲师时，系办公室主任就告诉我，讲师不如系办公室主任。一个系有多少讲师，有几个系办公室主任？说来也是。系办公室主任不高兴，讲师连瓶墨水也领不到。讲师不高兴，能把系办公室主任怎么了？别说讲师，就是教授也未必比得上系办公室主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厦大，有多少系的教授多年来都是自掏腰包（有申请来的课题费就用课题费，没有课题费就用自己的工资收入）去参加学术会议的，可是至今没有听说过厦大哪个行政人员自掏腰包出差。在大学，行政出差是公事，而且非去不可，参加学术会议却成了教师的私事，去不去与学校水米无干？大概没有一个大学校长敢说一个只有行政人员出差而无教师参加学术研讨会的大学还算是大学，可现实呢？学校经费紧张不假，可是，作为资源，经费永远是紧张的。不重视教育的政府永远没钱搞教育，重视教育的政府总能给教育拨出款来。经费多少与经费的分配比例是两码事。关于这一点，只要算一算全校每年花掉的招待费，看看行政人员与教师不同的实际出差报销标准就行了。普通行政干部出差要报销双飞，不同意就不去；50岁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即使是用自己的课题费，出差也只能报单飞，不同意就别去，多年来如此；这些年来，学校一些行政部门也要“学术研讨”了，组织了那个“学会”那个“研究会”，也年年在各地开“学术研讨会”了。教师参加学术会议是自掏腰包，学校行政部门的“学术研讨会”呢？至于行政方面有些实际上是福利性质的出差就更别说了。

不仅经费，而且在其他资源的使用上，也存在类似情况。学校各部处，办事员一个电话就能把教授从家里拎到办公室来，而要求提供的材料可能就